

设身处地为爱人想一想

刘浩然

想当年,我在城北区工作队,有一天,区政府民政科正在调解一桩夫妻离婚案,我也凑上前去旁听。只见那个妻子哭哭啼啼,非常委屈地说:“当初我们结婚时,信誓旦旦地约定,要一辈子好下去,直到白头偕老。可是结婚才五年为什么就过不下去了呢?”她接着又说:“我实在不明白,我对他还不够好吗?他在我工作压力大,为了减轻他的压力,家务事我一手包了,不要他操心,甚至连洗澡水都给他放好……”那妻子觉得非常难受和委屈。然而那个丈夫听到了她这么说,竟然非常惊讶,他还以为她从来不知道他的工作有多繁忙。他还以为她根本没将自己放在她心里,然后他摇头叹息道:“她从来都没问过我工作上的事情……”

其实,那时,我对婚姻还是朦朦胧胧的,毕竟当时,我只有二十三、四岁,

刚从学校毕业,刚步入社会。直到后来我成家后,才发现,在婚姻、家庭中,彼此最重要的是都要学会设身处地为爱人想一想。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,工作和生活的节奏都很快,一定会让很多人感到压力大,多想回到家里后,躺在爱人的怀抱,温柔地说:“累了吧?其实我工作也好累,但你工作担子比我重,家务事就交给我好了,你去休息一下。”作为男人听了这样一句体贴的话,再累也会感到轻松很多,但丈夫对妻子又做得怎样呢?

我记得我妻子怀孕住进当时的市二医院,同病室住着一个即将临产的孕妇,有一天,她痛得呼天喊地,她的丈夫也没守在身边,我只好临时充当一下她的“丈夫”,她紧紧抓住我的手。后来痛得很厉害时,竟然咬了我的右手,至今我右手大姆指下面还留下一个深深的牙印。看到那种情景,我才

清楚,女人临产真好比过了一道鬼门关。

由于在医院看到类似的情景太多了,在陪伴妻子的同时,在妇产科病房中当起了临时的男“护士”,为那些孕妇说说笑话,讲讲故事,分散她们的精力,减轻她们的痛苦。所以后来,我们夫妻也曾为一些事吵架时,我一想起她分娩时的情景以及在医院看到的情景,我就后悔,马上停止争吵并主动赔礼道歉。从此后,我们夫妻感情就好多了。

夫妻是这个世界因为爱才自由结合的两个人,在共同组建家庭后,肯定会有些摩擦和矛盾,甚至还会有些误解,但只要能设身处地为爱人想一想,夫妻才能触摸到幸福的脉络,才能给对方带来爱和温暖,摩擦就会减少,矛盾就会排除,误解也就会消除,爱才会长久。

夫妻之间

曾国藩为满女择郎君

杨锡祥



曾国藩(1811-1872),素有知人之明,他著有一部名为《冰鉴》的书,论述文人看相方法的精要。然而曾国藩亦有看走眼的地方,他共有五个女儿,前四个女婿都没选好,心有愧疚。他反省后认为:“这是因为过去选女婿,其实不是选女婿本人,而是选父亲。父亲好,并不能保证儿子就一定好。还有,过去选婿是在他们还是小孩子,没有长大成人前就选定了。小时候聪明可爱的小男孩,长大后不一定能有所成就,或是做个好丈夫。”

同治十年(1871),曾国藩的满女曾纪芬将满20岁。在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虽政务繁忙,但为选好满女婿,仍提上了议事日程。他考虑再三,欲将小女曾纪芬许配给他的老友衡山人聂亦峰的儿子,即当时正在江南机器制造局当委员的聂仲芳。曾国藩的夫人在为其小女儿选女婿时显现了女子特有的心思,她坚持要与女儿亲自观察、考察这位可能的女婿人选。于是曾国藩请聂仲芳来家里谈天,欧阳夫人带着女儿在屏风后面聆听,并通过屏风的缝隙,将聂仲芳好好打量了一番。不论是外表和谈吐,欧阳夫人和女儿曾纪芬都很满意。

留下来吃晚饭时,聂仲芳知道曾国藩是不大喜欢多喝酒的文人,遂滴酒不沾,放开胆子津津有味地吃了三大碗饭。屏风后的欧阳夫人看了,认为这个青年人喝酒,能吃饭,是正派、身体好的象征。吃完饭,喝过茶后,聂仲芳起身告辞。曾国藩家人捧出十段各种颜色花纹的洋布。曾国藩指着洋布说:“纪泽的娘(指曾纪泽的母亲,即曾国藩的夫人)过去与你母亲熟,又见过你的两个姐姐,她要给你们三人各送一段衣料,不知你们喜欢什么花色和布料,你们给她们各挑一段吧!”聂仲芳将十块布料,一块一块仔细地看、摸着,最先挑出一段黑色的毛织呢布料,说:“我母亲素来不喜欢花花草草,平时家居爱作男子装。这段黑呢布料给她做衣服好。”又挑起一段米色小花格子的绒洋布,说:“我大姐三十岁了,生了两个孩子,她爱美,又颇稳重,这段小花格子布给她最好。”最后挑了一段黄底绿叶、粉红桃花、亮闪闪的缎子,说道:“二姐明年出嫁,她又爱俏,这匹缎子给她做嫁妆最合适。”

曾国藩把聂仲芳选布匹的情形告诉夫人,欧阳氏彻底放心了,她心想这男孩心眼细,对女人关心,今后一定会对妻子体贴照顾,这样的女婿打起灯笼也难找啊!她催丈夫即刻给聂亦峰发信,定下这门亲事,准备明年就将女儿嫁出去。可是,在这不久由于曾国藩染病和去世,曾纪芬照顾父亲和守孝,婚事一直拖到光绪元年(1875)九月才办。这年曾纪芬已24岁。

聂仲芳是一个有才能的人,再加上曾国藩的影响,追随着曾国藩,一直埋头苦干,勇于任事。经过多方保荐,先从江苏省苏松太道的小官做起,陆续做过浙江按察使,江苏布政使,护理江苏巡抚,安徽巡抚、浙江巡抚。由于江浙一带比较富裕,便有人在朝中告状,说聂仲芳贪污受贿。曾纪芬立即用父亲的事情劝说丈夫,聂仲芳辞官回乡,谨慎的为人之道学到了手。后来,他在上海创办华新纺织新局,在洞庭湖区领垦湖田,成为近代中国著名民族资本家之一。曾纪芬秉承父亲的勤俭美德,丝毫不敢展示大家千金小姐的娇纵习惯,相夫教子,侍奉翁姑,和睦亲邻,做得中规中矩。曾纪芬对子女的教育甚为严格。即使对已经成年的子女,仍随时耳提面命,管束查察从不疏忽。她说:“教导儿女要在不求小就而求大成,当从大处着想,不可娇爱过甚。尤在父母志趣高明,切实提携,使子女力争上进,才能使子女他日成为社会上大有作为的人。”她的儿子聂云台长大成人,不再步入政界,而是经营工商业,开办银行,经营航运,开发矿产,从事纺织。并凭着那经营之才,曾成为上海当时炙手可热的商会会长。

名家家事

有这样一位妈妈

第一次参加家长会,幼儿园的老师说:“你儿子有多动症,你最好带他去医院看一看。”回家的路上,儿子问她老师都说了什么,她鼻子一酸,差点流下泪来,因为全班30位小朋友,唯有他表现最差,唯有他,老师表现出不屑。

然而,她告诉儿子:“老师表扬你了,说宝宝原来在座位上坐不了一分钟,现在能坐三分钟了。其他的妈妈都非常羡慕妈妈,因为全班只有宝宝进步了。”那天晚上,她儿子破天荒地吃了两碗米饭,并且没有让她喂。

儿子上小学了。家长会上,老师说:“这次数学考试,全班50名同学,你儿子排名第40名,我们怀疑他智力上有些障碍,你最好带他去医院查一查。”

回去的路上,她留下了泪。然

而,当她回到家里,却对坐在桌前的儿子说:“老师对你充满了信心。他说了,你并不是个笨孩子,只要能细心些,会超过你的同桌,这次你的同桌排在第21名。”

说这话时,她发现儿子黯淡的眼神一下子充满了光,沮丧的脸也一下子舒展开来。她甚至发现,儿子温顺得让她吃惊,好像长大了许多。第二天上学,去得比平时都要早。

孩子上初中,又一次家长会。她坐在儿子的座位上,等着老师点她儿子的名字,因为每次家长会,她儿子的名字都在差生的行列中被点到。然而,这次却出乎她的预料——直到结束,都没听到。她有些不耐烦,临别去问老师,老师告诉她:“按你儿子的成绩,考重点高中有点危险。”

她怀着惊喜的心情走出校门,此

时她发现儿子在等她。路上,她扶着儿子的肩膀,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甜蜜,她告诉儿子:“班主任对你非常满意,他说了,只要你努力,很有希望考上重点高中。”

高中毕业了。第一批大学录取通知书下达时,学校打电话让他儿子到学校一趟。她有一种预感,她儿子被清华录取了,因为在报考时,她给儿子说过,她相信他能考取这所大学。

她儿子从学校回来,把一封印有清华大学招生办公室的特快专递交到她手里,突然转身跑到自己的房间里大哭了起来,边哭边说:妈妈,我知道我不是个聪明的孩子,可是,这个世界上只有您欣赏我……”

这时,她悲喜交加,再也按捺不住十几年来凝聚在心中的泪水,任它打在手中的信封上……

亲情故事

我与母亲

我小的时候,总听到母亲唠叨说管男孩子比管女孩子要省心得多,所以我一直认为母亲宠着弟弟,而不爱我。所以我对母亲,感情上总是觉得和她有些疏远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,从别人的目光中,我能够感觉到我是一个漂亮的女孩。为了使我“不走弯路”,母亲对我管教很严;在学校不能和男同学有过多来往;在外面不能和男人说话;每天放学就回家;连周日想和同学出去玩都要让同学先到我家来找我,目的是让她先过一下目,且证明正身,是女孩才可以,而且得是她“看得上”的那种讲文明、懂礼貌的女孩;每次学校组织春游秋游,如果是当天来回还可以考虑,如果说要住在外过夜,那绝对免谈。所以,我中学时代的朋友并不多。

在大学期间,我和一个家在外地的男生相恋了,母亲说他家庭条件不好,极力反对。我不明白从小教导我们不要嫌贫爱富的母亲,对于我的婚姻为什么会这样。虽然

母亲反对,但我坚持着自己的爱情。

毕业后,我和男友结婚了。我们住在租来的远离市区的一间9平方米的小屋里,而我家里的三室一厅却空着一间。母亲不让我们住在家里,她要让我丈夫靠自己的能力“养活”我。我们俩一个月工资加起来五六百元,除去房租,所剩无几。吃着最简单的饭菜,看着别人淘汰下来的黑白电视,用着别人不要的、外壳生满铁锈的旧冰箱。那段时间,我的心中充满了对母亲的仇恨。我想,我和母亲的关系是越来越疏远,并且生疏了。

后来,丈夫去了一家外企,企业老总很赏识他的能力,将他重用。我们的收入一下增多了起来,生活也改善了许多。后来,我们又贷款买了房。这时母亲开始经常打电话要我们多回家看看,她对我丈夫的态度也变得客气多了。但我却很少回去,故意和母亲“僵持”着。直到有一天我和弟弟聊天,弟弟说:“其实你应该感谢妈,要不是她死活不同意你们住在家里,你们能自

立?要不是她逼着姐夫努力奋斗,你们能有今天这样?其实,天下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儿女能过上好日子。”听了弟弟的话,我对母亲的记恨,才减淡了许多。

在刚结婚时,我曾幻想着不要孩子,然而,我终究没经住“做个完整女人”的诱惑,在即将步入高龄产妇的行列之际,我怀孕了。母亲知道后比我丈夫还要兴奋,又是杀鸡又是买鱼。她执意让我回娘家住,说是为了方便照顾我。

肚里的宝宝一天天地长大,我还是没有搬到娘家去住,但我的心里已经没有了对母亲的敌意了。也许自己也要做妈妈了,这时我却时常想起母亲,想起和她一起生活的每一个细节。母亲现在每天都要给我打电话来,说着重复的话:你现在身体怎么样?小宝贝没事吧?听着母亲电话那头的话语,我的泪水终于夺眶而出:其实在母亲的内心深处,我一直也是她的最爱……

亲情风景线